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劄子四

乞分别邪正劄子 宋蘇轍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

求復進不免百端遊説動揺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説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争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盖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怨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

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决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為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温伯之為人麤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

顒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
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
過也若謂其懷挾奸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
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
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
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孅隙無自而生愛
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
臣不勝區區愽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

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取進止

再論分别邪正劄子　蘇轍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竝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覩聖意頗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竝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

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人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册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

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唯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

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進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

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薫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睿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

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當此之際先
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
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
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
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説乃欲招而納
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
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怨人臣被
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熈寧以來

小人執政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揺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

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頤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讀既罷常留二人值日夜則一人值宿以備訪問皇帝習

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宫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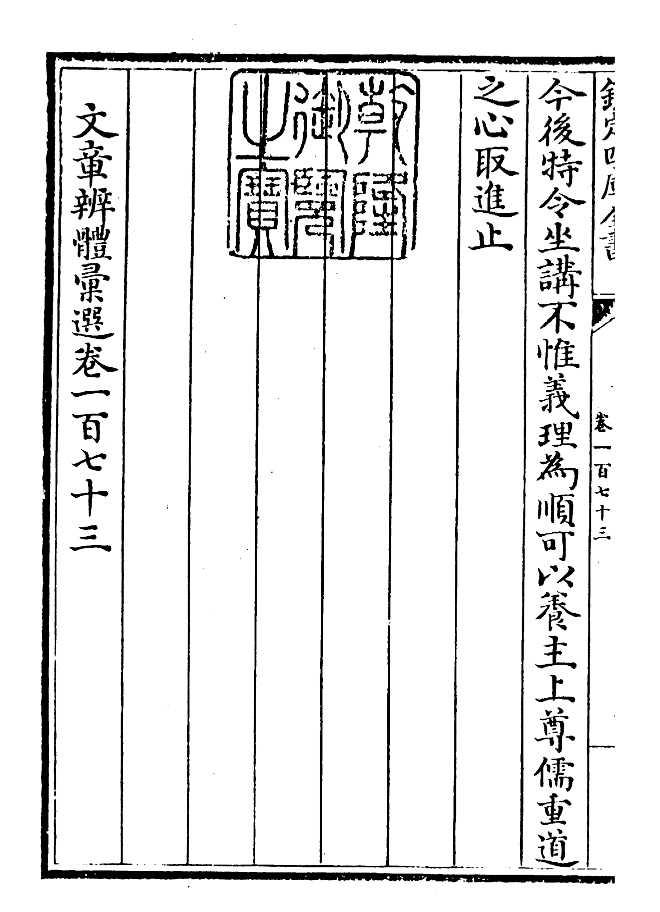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論經筵第三劄子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古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謂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常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



令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可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袁　瑩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劄子五

議巡幸第一劄子 宋李綱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常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

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采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還從者亦漸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金人可

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
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
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
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為守禦
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
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此耶將左右
大臣容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為當如此臣
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容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

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廵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陜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荊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

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徒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北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鋒刃敵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

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之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令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間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為不忠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

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獲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

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從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李綱

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葢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

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達蘭者契丹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契丹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勍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北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廟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

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猖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頼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敵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

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議國是劄子 李綱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

入冦罷遠幸之謀决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虜得守策而割三鎮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寨之小衂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冦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内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敵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敵得逞其

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中國之罹禍亂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敉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

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於北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吕

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北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

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

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刼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冦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

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彊如此豈徒不敢肆尭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盡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

矣盍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吴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吴許之當是時吴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吴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宫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

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彊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

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説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論朋黨劄子 李綱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修之為詳盡其言曰夫

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

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逺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説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

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修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捴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黨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彚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

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於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

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為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為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説而善類得以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伏望聖慈攷歐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

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乞教車戰劄子 李綱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

角車皆與古異制各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笐之設架以載巨

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刅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刅又次之敵在百步內

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

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鉤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師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

上塵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論用兵劄子 許翰

臣伏見金人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北敵之強所向無前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城飛塵入宫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

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能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等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敵以殘弊將歸之兵力必不能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敵欲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濁人馬喘汗以我力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

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則罷弱者奮況於關陜百戰之士外誘以金繒而内激以憤恥破賊必矣此可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盖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割據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沉毅盖自天性介冑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況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成功此可

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國
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
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
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敵聲勢虛喝恐刼苟安目前
遺患萬世此其意亦無他不過慮戰不勝則咎歸議者
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朔騎復來則
必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奸回自營孰便
於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却顧者也夫一勝

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爾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衂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矣

進萬言書劄子　胡寅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面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君尊臣遥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廵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陜右遠破京

西而漫不治軍略無捍禦盜賊横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寳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

也

再論遣使劄子 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蘚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聽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

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尼
堪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於用
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
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
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
癸丑遣使則勾引北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
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
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敵境晝夜驅逼略無禮節

及見尼堪坐受欺紿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敵為莫大之耻終不屑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金人臨以兵威肆以

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惟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心正欲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尼堪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北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

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金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金之勢如兩家有没世之怨一弱一强强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悦以金帛適足以助吾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琟之所難也尼堪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

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
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
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
令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
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
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
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
和人之心迎合尼堪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

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宫室陋蹝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攄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説可用如此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悦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説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宫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金必重閟

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為父兄之讐絶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它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絶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遣一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

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强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茍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

更無它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 王十朋

臣恭聞陛下斷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賀以為社稷無疆之福臣初至闕下聞太子有尹京之議臣竊以為未然臣聞三王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樂以治內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為太子

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雖有真宗故事至仁宗為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匪正人養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堯舜亡以加初不由尹京然也況今天府事繁其所委任之臣未必有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裁決事事皆善亦不足以為太子之聰明增太子之盛德萬一少有過差十手所指小人易得浮議傳聞四方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也大抵太子之職

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陛下但與之遊擇師友僚屬俾日與端士正人遊養成德性相與講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刪定官輪對劄子 陸九淵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知知人事之至大亦莫知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

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猒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吕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畊夫偃蹇為大者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嘗謂常人

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曰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古非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劄子六

上孝宗皇帝劄子　宋葉適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

臣之義也金幷兼强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來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率直苟且習聞單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金知其不可以覊制中原矣尼堪之立偽楚偽齊達蘭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

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摇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金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金而暫安於東南臣以

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革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靳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樁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阻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帛啗金本景德以來

立國之成規耳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斡离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約亂元約而已粘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責城之辱恐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金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絶紹興既和則

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頼陛下威靈
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仇而廣兼愛之義
自為金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隂俟他隙則憤
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决
絶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
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
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金人為可怨而反咎平
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

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徹守弃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為務寔黙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况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寔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竒謀秘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

可畧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中外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敵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黄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畧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

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勛勳者乎法令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閱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黠卒遽自詡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路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内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

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筦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横不臣之敵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

爲叛命而坐視金人長驅深入愓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劃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揺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

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禄無算外虚州縣内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

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莢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脩立大事使不巡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凳挈

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官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耎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

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甦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

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寔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寔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

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容旨而外庭或以見踈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泓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處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

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令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令之所謂不可者黙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慱學遠覽絶識獨膺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

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又變矣羣臣之在内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

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之失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固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金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金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幹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

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顧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直前奏事劄子 真德秀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効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辠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兾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

韃靼之圖滅女真其志務在吞噬彼雖遷都必將移師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

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飭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願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葢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

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宫之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為骨鯁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邪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

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賢重士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狥愛憎則鼎呂之埶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修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

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獘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覈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

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眂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却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

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
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
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
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
各上講和利害矣夫以聖祖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
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
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金從而南

寖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採衆長擬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狐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獘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

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逮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常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疇不齎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㕑令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寛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名

與罷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偽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堠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如有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

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資用既空摶手亡策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奸懦者丐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使人疇肯用命令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消弭奸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賑恤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

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䘏俾獲蘇甦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絶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怨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内附者自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猒窮則摶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

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鸇獺也其恐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恱服晉土復歸况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塡老弱溷殽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荊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騷擾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歛成

風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絶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葢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埜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鬭

每易視敵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室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於茲而淮陰無尋

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救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竒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渊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虚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

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
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説也昔孫氏之保江左
郛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
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郛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
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
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
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闚門之慮兩淮
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

裒相應此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啻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於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

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荊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令不于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

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裁察

直前奏劄真德秀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説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乎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

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説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鏄李逢吉之徒豈必本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歴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

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絶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

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疎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勅牓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計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

令上以覘望朝廷之意以儌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豈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

佹冑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厥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真德秀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議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

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

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真德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勵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

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乃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豈穰之應何自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

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

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閒者内廷屢蔵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可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羣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徵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 真德秀

臣竊惟今日金人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葢自有天地以來夷夏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金人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刼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况區區無道如金人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固岱尼堪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彼之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

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韃靼小夷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叛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

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頫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金人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

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内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

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堠精明使匈奴盛彊
尚當賓服況於寖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
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内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
外則諸王怨閲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况欲乘
人之敝以儌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
宣之所為則金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
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
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羮之故而謂讐恥可忘勿為視陰

之謀而謂幸安可恃脩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奬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真德秀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

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

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賬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

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享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尤於未形則其心恬憺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

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盖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静又曰仁

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

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

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天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鑒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君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葢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横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怨誕幻蠱其君至於

餌藥以求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静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論聚散劄子 牟子才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唯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

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吕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歴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材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熈寧之邪説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熈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

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彦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史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躪躪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材散於别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彦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喜而曾曽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

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材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

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
仄目而慼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
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
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
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
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
緩者散之急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
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

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起相攻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竝建公道復明加辟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

鬱沈掾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來者不日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揺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簎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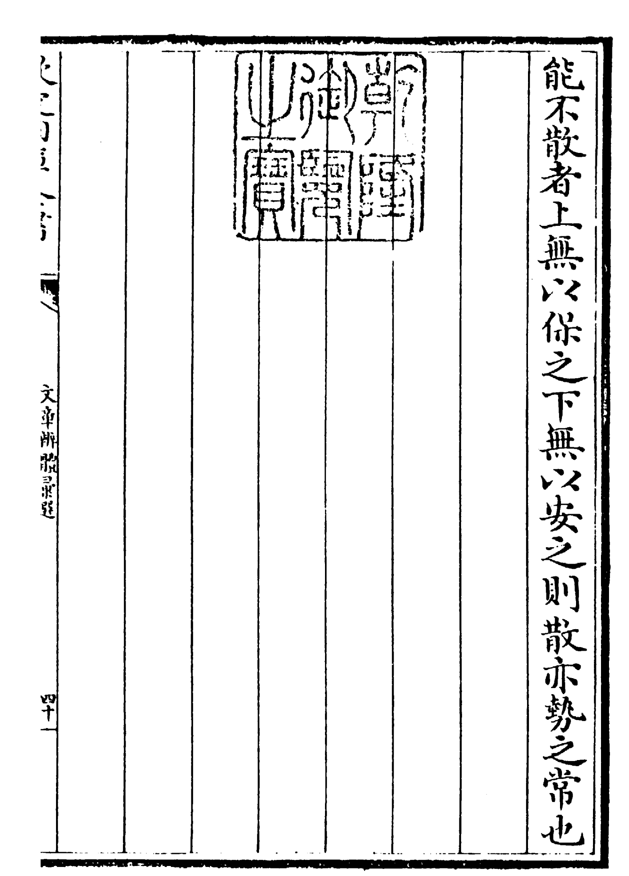
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鋭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毁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娼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别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

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讎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殽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闚覦時或小釁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徙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暴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

散之幾也設局張穽罘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怨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胥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揺毒合釁其姦足以熒惑主聽辨足以扇揺人心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錢財

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
睥睨之心縉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
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詆巇苟得一隙
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
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摵靡已朋類
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
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爍之論以
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闕

五鬼之類耳其掭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
行則為毒也怨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
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
誕荒卑謟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
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
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
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
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



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五

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荊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鋭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樁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阻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金本景德以來

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徹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為務寛黙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尚何寛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秘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

立國之成覘耳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晝也故斡罩雜布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約亂元約而已粘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責城之辱恐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金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

紲損不較册命行於至尊陪隷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
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仇而廣兼愛之義
自為金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隂佚他隙則憤
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
絶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
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
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金人為可恕而反咎平
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

之時豈無傑材異禀克就勛勣者乎法令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路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

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中外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敵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黄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畧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

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
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
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内治察和無
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
也然外網䟽漏有驕横不臣之敵雖聚重兵勇將而無
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
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内變課其功效固
已過於漢唐逺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

之時豈無傑材異禀克就勛勣者乎法令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矜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路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内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

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禄無算外虛州縣内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

為叛命而坐視金人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劃邊函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揺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

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禄無算外虛州縣内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

前代本縁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内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横不臣之敵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内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

為叛命而坐視金人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劃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揺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

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官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寃不直事滞不決小事若此况大事乎盖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耎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

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官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寃不直事滯不决小事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耎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决也非例無行也驟

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葢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脩立大事使不慭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蹔挈

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鈌名寔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葢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寔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

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覽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

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
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莢盡頭
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
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
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
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
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
討仇賊脩立大事使不惩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螫挈

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慱學逺覽絶識獨𫝊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

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容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美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處置當决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

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之失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固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金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金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斡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茍且習聞早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

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又變
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
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
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
而增損者其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
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
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
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

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
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
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
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
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

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覽而居

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

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

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

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
吏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
只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

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寔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寔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

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又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

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婾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寀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處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

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黙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慱學遠覽絶識獨曆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虚實斷是非决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

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顧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直前奏事劄子 真德秀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効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辠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兾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盖

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之失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固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金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金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幹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茍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

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顧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直前奏事劄子真德秀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効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辠令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兾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盖

韃靼之圖滅女真其志務在吞噬彼雖遷都必將移師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

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飭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强敵更生則施之於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顧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葢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

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僣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宫之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為骨鯁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邪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

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宫之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為骨鯁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邪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

韃靼之圖滅女真其志務在吞噬彼雖遷都必將移師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

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飭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願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

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

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令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獘而不修士大夫狃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嘷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

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賢重士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狥愛憎則鼎呂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内則修令寛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修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

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以聖祖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金從而南

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䀢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却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熈寧中

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賢重士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狗愛憎則鼎呂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内則脩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修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

名而繩下而剌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逮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常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疇不齎咨臣願明敇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剌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寛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名

寖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採衆長撥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狥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巳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完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獘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

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婾快一時資用既空搏手亡策强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奸懦者丐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消弭奸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賑恤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頻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閲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

與罷當斬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
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徼文雖懲偽所以別真
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堠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
荊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
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
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
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如有諸軍闕額自可撥
隸分填而議者以廪給為憂怠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

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賑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却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

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
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
防純仁高宗中興内外尤為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
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
各上講和利害矣夫以聖祖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
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
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金從而南

與罷當斬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斬則勞能者
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徽文雖懲僞所以別真
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堠孔棘正宜籠武勇之秋臣謂
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
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
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
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如有諸軍闕額自可撥
隸分塡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

寖廹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採衆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狥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慼乎向者獘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

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常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疇不齎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令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寛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名

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穫蘇甦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絶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怨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内附者自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歇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

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資用既空摶手亡策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奸懦者丐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昔用命令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消弭奸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賑恤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頻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閲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

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鸇獺也其恐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甦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絶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歎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

風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抜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恊一公朝苞苴之路絶而别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亷潔之譽儻非愽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葢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埜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鬭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内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塡老弱溷殽教閲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騷擾無以作其超距趫闞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湊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歛成

風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絶而别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葢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斥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埜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

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鸇獺也其恐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閱弛廢衣廪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騷擾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淩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斂成

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竒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淛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

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竒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淛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屛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

每易視敵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蘇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東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於茲而淮陰無尋

衷相應此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啻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於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

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説也昔孫氏之保江左䣙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䣙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户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閲舟師布列津要則表

每易視敵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蘇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於茲而淮陰無尋

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裁察

直前奏劄　真德秀

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荊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静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令不于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

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本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説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乎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

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

裹相應此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啻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於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説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乎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

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于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

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决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裁察

直前奏劄　真德秀

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䟽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閒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勅牓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計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

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絶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

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厥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真德秀

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豈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

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本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

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跡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説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紬議者因請勑牓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歴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計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

今上以覬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

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

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伲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伲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議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

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臣伏覩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乃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歟則豐穰之應何自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歟

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真德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勵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議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

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
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
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
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
聞厥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鳯
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
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真德秀

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真德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勵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

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覩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乃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何自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

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佞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佞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

則彖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眂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

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間者内廷屢蕆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可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旻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羣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徵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聞者内廷屢藏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可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羣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徵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

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韃靼小夷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叛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　真德秀

臣竊惟今日金人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葢自有天地以來夷夏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金人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刼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况區區無道如金人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俟尼堪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彼之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

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韃靼小夷欲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叛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

實難毫氂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内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適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

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頫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金人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

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奬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真德秀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

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堠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賔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内則三蠧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怨閱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金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羮之故而謂讐恥可忘勿為視隂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　真德秀

臣竊惟今日金人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葢自有天地以來夷夏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金人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刦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如金人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固岱尼堪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烏散用彼之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

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内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

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堠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内則三蠧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怨懟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金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羮之故而謂讐恥可忘勿為視陰

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葢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䡄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金人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

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祗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

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

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盖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别而曰仁者静又曰仁

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享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憺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

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
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
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
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内臣
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
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
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
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

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奬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十二月奏己見劄子　真德秀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

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享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憺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

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盖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别而曰仁者靜又曰仁

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盖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眂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

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

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鑒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君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盖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横鶩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怨誕幻蠱其君至於

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鑒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君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説横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怨誕幻蠱其君至於

者壽惟静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静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静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盖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

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歷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材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説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

餌藥以求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静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論聚散劄子 牟子才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唯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

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歷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材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熈寜之邪説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熈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

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材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盖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

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彦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躪躙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材散於别白之太過其爲禍葢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彦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曾温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

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起相攻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竝建公道復明加辟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

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
仄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
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
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
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
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
緩者散之急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
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

餌藥以求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静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論聚散劄子 牟子才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唯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

轍右京下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材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

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
仄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
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
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
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
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
緩者散之急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
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

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史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躪躤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材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曹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

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鋭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譏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娼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

鬱沈捺守端請者罕扳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來者不日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撼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箝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

散之幾也設局張穽罘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怨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胥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揺毒合蠆其姦足以熒惑主聽辨足以肩揺人心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錢財

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雝醜正其聚也以户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殽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闚覬時或小嘗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

鬱沈據守端靖者罕扳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來者不日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揺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紺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毁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

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起相攻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元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竝建公道復明加辟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

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儺醜正其聚也以户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殽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决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闚覦時或小嘗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徙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争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撼摇其居

散之幾也設局張穽穽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怨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胥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摇毒合簧其姦足以熒惑主聽辯足以扇摇人心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錢財

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媢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

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縉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詆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詆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爍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闗

五鬼之類耳其㨔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忍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

五鬼之類耳其搽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怨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謟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

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縉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詆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爍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闕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五

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一百七十五